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4 19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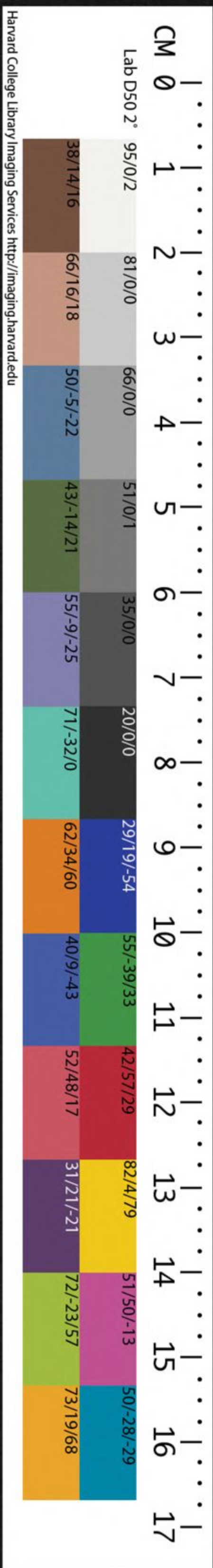
T4664.8/1922

正  
卷

皇明疏鈔

十五

第二卷







明疏鈔卷之二十七

釐正二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印

重 明詔懲奸黨以隆新政疏

汪文盛



先該兵部為開讀事題奉 聖旨是五府所屬京衛  
并在京親軍衛分便差風勵給事中御史兵部屬官  
各一員遵照 詔旨清查屬錦衣衛者本衛選委老  
成官二員會同清查欽此又該兵科等科都給事中  
汪玄錫等亦為前事題奉 聖旨是各該清查官員  
務要秉公持正悉心查革毋致仍前冒濫該衙門知  
道欽此欽遵 臣等會同監察御史鄭本公通行五軍  
都督府并錦衣等衛所查取應革官旗備細親供文

PRINTED IN JAPAN  
SUPPLIED BY  
JAPAN PUBLICATIONS TRADING Co. LTD  
TOKYO JAPAN  
日本出版貿易株式會社

皇月派少



冊及該武選職方二司各將節年奏帶舊例及陞官  
堂稿開送前來又准職方司手本開稱太監陸閻等  
原無奏帶姓名其錦衣衛會同委官千戶陳耐李經  
通行逐一查對磨笄應存應革職級明白備造文冊  
及將查無奏帶并奏帶舊例及寧夏山東河南四川  
等處奏帶過多功次冒濫緣由具本題奉 聖旨是  
這冒濫人員既會同清查明白并其餘事情該部都  
看了來說欽此欽遵事下該部適尚書彭澤應 召  
始至參詳斟酌至再至三謬謂臣等仰承 皇上更  
化善治之美意祇奉 詔書裁革冒濫之明條乃於  
旬月之間查革過官員旗役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名

積年宿蠹一旦頓清蓋罄竭將順之誠弼成塞違之  
治所謂有 君如此馬忍負之題奉 聖旨是各該  
官員旗役都依擬查革中間係職官革盡職級的還  
他冠帶閒住被革人員朦朧奏辯的你部裏及該科  
叅奏重治欽此欽遵茲實恭賴 皇上秉乾之健繼  
離之明斷自 宸衷法由近始十七年冒官之弊蕩  
滌於臨御之初數千員冗食之徒釐革於 詔令之  
下寅緣鑽刺者無所庸其技能媮媮脂韋者不敢樹  
其黨與真 明詔所謂昭德塞違更化善治而尚書  
彭澤等祇承 明命奉行唯謹中興大業千載一時  
執此以往則邊庭無解體之將戰陣得用命之士



皇明野史 卷之二十七 馬慶  
國祚可以靈長倉庫可以充實生民可以不至於流  
離盜賊可以不至於繁興頹壞之紀綱可以復振廢  
弛之法度可以復張可謂 國家百餘年來甚盛之  
舉也 命下之日雖五尺童子猶知稱快而革盡職  
級人員復蒙給與冠帶並得保全身家已從輕典實  
荷殊恩被革之人俛首帖耳無復敢有異議矣詐意  
社鼠城狐尚燠炷之難盡蠅營蚋集顧驅去而復來  
以致 明詔之頒甫及一年革官之令纔行八月而  
劉瓚等乃敢蹈抗違之罪逞狂悖之詞引類呼朋動  
以數十抗違奏擾已至再三侮弄 朝廷蔑棄憲典  
左右倖臣陰為庇護蒙蔽 聖聰欺罔 天聽

不亟加誅竄乃有着了來說之命夫倖門一開其  
勢難塞 臣等竊恐自今以往閭閻之排皆前日冒濫  
之輩 綸綍之下盡更改新詔之旨群邪相援以干  
進小人躡踵以求伸 詔令不行所司終無奉上之  
公議論徒多大臣終無佐國之實公歛其怨私受其  
福公賣其名私享其實將見本部及該司官員祇供  
查復冗官簿書勞瘁力或不給而日亦不足矣欲望  
其罄竭忠誠展布四體脩舉邦政整理戎務其可得  
哉夫今之為郡守邑令者其始至也必有號令以治  
一郡一邑之人守而不變治乃有成使朝令而夕改  
之則一郡一邑之人終不可得而治也矧 皇上位



以龍飛文以虎變踐祚之 詔群聽屬心會幾何時  
而變更紛紛其何以鼓舞天下哉且近年以來俗尚  
姑息政務容養浮薄之人任耳棄目一犬吠形百犬  
吠聲轉相傳播或謂臣等奉行 明詔裁革太嚴或  
謂流賊功次不宜類革殊不考 臣等祇奉 詔例未  
嘗於條格之外任情有所裁抑流賊功次不犯 詔  
例者何嘗不存一資一級必覈所由或去或留必求  
其當載在文冊頗極詳明如張永之在寧夏攘奪邊  
功以私部下谷大用陸閭張忠之征河南山東黃緣  
特旨致陞官旗六百餘人與夫奸細妖言之寃設立  
名色之巧傳乞之濫奏帶之多選法之壞紀驗之冒

功之弊 臣等前者論之詳矣 一曰 劉璣陸宣等  
六十九人而言之 明詔革官之條目一十有三而  
劉璣陸宣等或一人之身而十三條皆犯其不盡然  
者則自所犯之條從而遞減焉不單於此必單於彼  
也 一曰 傳陞則陸宣陸永姚鑑俞昂尹海王慶秦王  
有之也 二曰 乞陞則陸宣陸永陸旺陸恕鄧華周海  
賈文鐸韋章鄧永陶欽有之也 三曰 例外奏帶則劉  
璣陸宣葉鳳儀楊永通張鑑秦聰甯潤李寰梅張王  
禮劉和韋縉劉綸秦淮吳瑾姚鑑李彥實高堂張榮  
蕭義韋章甄忠王良王言馬清田殿陶淮許鋼鄧華  
周堂周浩鄧永饒寬朱繼宗陳保賈文鐸吳淮金安



汪世麒王慶季芳張鑑王晏有之也四曰報効則蕭  
諤陸永劉和劉綸陳紀陸旺神政高堂陸恕劉勤杜  
剛秦琳鄭宏秦鉞秦忠吉方俞昂潘浩尹海秦忠秦  
王魏頤鄧華王晏張信凡不由奏帶者皆是也五曰  
一人數處報功則秦琳之八處蕭通之六處秦王蕭  
諤陸永韋章王良之五處陸宣郭銳秦聰張余安鄧  
華朱繼宗秦鉞季芳劉綸之四處葉鳳儀楊永通秦  
淮吳淮吳瑾王彪劉勤馬清田厥周湟劉永劉樑張  
榮之三處皆是也六曰一時兩三處報功則秦聰四  
川之功方陞而河南之功即至蕭通滄州之功未陞  
而甘肅遼陽之功又至是也七曰併功則陶欽陸永

王晏是也八曰冒籍則黃璉張信是也九曰各邊不  
曾斬首巧立名色則陸宣郭銳陸永秦琳王禮劉勤  
蕭義陳保甄忠王良王言張余安田厥鄧華朱繼宗  
秦王是也十曰兵部擬賞奉 旨陞級則甯潤秦聰  
張鑑蕭通韋縉王禮陳恕賈文鐸尹海張信蕭諤劉  
和是也十一曰緝捕妖言奸細并不係臨陣對敵強  
賊一應陞授職級則陸宣秦琳秦聰梅張甯潤吳瑾  
王言魏頤蕭義張余安吳淮季芳是也十二曰大同  
應州功次冒濫則蕭諤秦聰劉和蓋松劉樑張信劉  
綸潘浩韋章張余安是也十三曰納冠帶止許於實  
授職役上加陞則魏頤之冠帶舍人武舉陞署一級



止該署冠帶小旗是也數內如蕭諛蕭通蕭義太監  
蕭敬家人也陸宣陸永陸旺陸怒太監陸閻家人也  
神政奸黨神周家人也秦玉秦聰秦琳奏忠秦鉞太  
監秦德家人也張余安劉動太監今降級張永家人  
也潘浩太監潘亨家人也劉和太監劉恭家人也王  
彪太監王銘家人也甄忠太監甄瑾家人也鄧華太  
監鄧敏家人也田厥田監丞家人也賈文鐸太監賈  
和家人也韋聰太監韋興家人也周浩周滄太監周  
景家人也尹海太監尹生家人也中間或為錢寧之  
腹心或為張銳之牙爪或為江彬之鷹犬乘時射利  
極勢害人正德年間敗壞 國家之典常變亂 且

宗之法度盜竊 朝廷之名器吮剝生民之膏血虧  
損海內之元氣致四方之盜賊蜂起召連年之災異  
相仍皆此輩為之也既幸逃兩觀之誅當省愆而思  
過乃敢鼓三寸之舌欲誣上以行私臣等又就其所  
言而畧辨之夫 詔書內開正德元年以後在京在  
外官旗軍舍人等但係例外奏帶報功除原祖職役  
照舊其餘盡行除革正為各處總兵太監提督總制  
等官奏帶之濫而言夫五名三名之例專言鎮守分  
守而侍衛上直人員不許奏帶之例則合總制提督  
等官而言之也若謂鎮守奏帶有例而總制等官無  
例則查革之 明詔可以廢格而冒濫之宿弊何必



湔除况先年事例豈能盡合 祖宗之舊章而嘉靖  
詔條則為我 朝之所未有今不遵 詔旨乃是昔  
而非今謬為引援肆舞文而弄法情甚可惡罪不容  
誅其以馬琇李林等比援為例尤為誕謾之甚 臣等  
查得馬琇係弘治年間百戶註調河南鈞州守禦所  
正德六年流賊劉六等攻劫鄉村本官隨哨斬獲首  
級五顆陞副千戶及因流賊攻圍州城本官與知州  
李邦彥協力戰守巡按御史勘報本官部下擒斬數  
多守城有功兵部覆題與李邦彥各陞二級陞指揮  
僉事並不係奏帶出京人數與韓宸繆瑾劉瑾劉鉞  
胡寬既奉傳乞又非例外報効一人數處等項無從

查單安得比以為例又該兵部題查得官軍就陣  
斬強賊申窰頭等一百六十餘名顆該紀功官覈實  
將官軍李林等六十餘員名准陞一級其黃景山等  
三百餘員名擬賞後太監張忠等陳乞又將擬賞人  
員通行加陞 臣等議將李林等就陣擒斬兵部擬陞  
者存留而中間又係一人數處報功并冒籍等項者  
必革無疑存留之數蓋亦不多其辭賞乞陞三百餘  
員名并緝獲夥內零賊陞級者盡行除革今革盡者  
妄謂 臣等將正德年間於例無礙存留一二級者則  
又比以為例若此而可比則天順成化弘治年間亦  
有冒濫如今日所當革者 臣等又豈違 詔例而追



單之乎洗垢求痕吹毛覓癩揮空為有轉白為黑提  
 輕當重引分至尺何其欺罔之甚邪且混稱李林等  
 三十員馬琇等百餘員不列姓名殊無根據徒欲顛  
 倒是非亂人聞聽以文其奸耳臣等職忝所司先是  
 該蒙 簡命悉心查單唯知奉行 明詔無復顧忌  
 夙夜從事而臣等亦自謂殫盡心力庶幾無有遺憾  
 矣柰何劉瓚等勾連成黨朋比為姦借力回天挾貲  
 通神朦朧奏辯既而尚書彭澤等知 明詔之不可  
 不遵知罔功之不可不單知公論之不容但已知臣  
 等之不出於私力遏群姦抗辭執奏中外之人咸謂  
 陛下必昭然垂日月之明赫然震雷霆之怒必將

贊等拿送法司置之重典以為抗違奏擾者之戒不  
 意 陛下徒是該部之言而復賞劉瓚等之罪雖於  
 裁革職級無所改更而於前後 詔旨尚有未信夫  
 正德元年以後在京在外官旗軍舍人等但係例外  
 奏帶及稱報効在各邊各處或一人數處或一時兩  
 三處報功或併功陞授官旗者除原祖職役照舊其  
 餘盡皆除革敢有抗違妄奏者俱問發邊衛充軍此  
 陛下即位之詔也 被革人員有朦朧奏辯的你部裏  
 及該科叅奏重治此該部覆題 臣等所奏奉 陛下  
 近日之 明旨也且 臣等單過劉瓚等六十九人職  
 級無一人非 詔例之所當革該部前後查覆無一



人有所虧枉今劉瓚等兩次奏辯則是抗違妄奏  
既犯明詔發充軍之條朦朧奏辯又犯陛下  
叅奏重治之旨此而可饒則號令不足以示信法禁  
不足以懲姦叅奏之言是而重治之法尼而不行奏  
辯之言非而抗違之情置而不問枉直並存可否淆  
亂臣等竊恐四方聞之得以輕議其新政且瓚等小  
人微如蟻蠱何足愛惜而陛下以身庇之此蓋  
陛下左右近倖之人或納其賄賂或私其黨與或欲  
市私恩以陰結邪類或欲假寵昵以干預朝政為之  
巧說陰謀以誤陛下也如蒙伏望皇上念祖  
宗之成法不可不守人主之大柄不可下移近習之

言不可輕信名器之重不可假人嘉靖之詔令不可  
漸改正德之弊源不可復開小人之志不可寢長天  
下之事不可再壞俯從臣等所言將劉瓚等拿送法  
司遵照詔旨從重處治則人心知畏法令不撓中  
興之治陛下可垂拱而成矣

思患預防疏

周用

臣考之古圉師教圉人養馬冬廐夏房冬寒則燠之  
以廐夏炎故涼之以房其順時調燮以善其生者無  
所不至也今霸州等處舊設草場去處民居稍遠極  
目荒墟曠無室宇人馬無所隱庇露宿蒼莽之中以  
致暑雨蚊蟲之生馬多瘦損士卒不樂就牧百計逃



避 陛下鑒其弊近 命科道官點聞此誠防閑之  
至計也然既有以防之寧可無以處之乎又况迄今  
所築封堆不過數年風侵雨淋漸就平夷將復迷其  
處所為今之計不若緣其邊界量立舖舍數座使軍  
士分地而牧割屋而居馬亦得以就其隱庇復於居  
中建立解宇以處領 勅之官使得便於點聞庶幾  
人馬有依而邊界亦永固矣臣等前踏地至香河縣  
神機營草場係太監覃昌姪覃綱管業臣等丈量之  
時道路稱快問其所以緣覃綱管庄之人倚恃聲勢  
擅作威福收歛之時征求百端佃種之家遭其漁獵  
納之覃綱之家者十無二三管庄之人所得者常居

八九連室與嗟無由控訴夫覃綱已故太監之姪耳  
而管庄之人倚之尚足為害又况非覃綱比哉且  
陛下損數畝之地以厚左右勤事之人若未為過而  
不知其轉展委托毒民歛怨有如此也即一處而觀  
之則凡權豪勢要之所謂庄田者其征利禍民營私  
歛怨大率類此今草場之為庄田者 陛下既令臣  
等清理而議處之矣然規利之徒夤緣左右復圖奏  
請者未必無也 臣願 陛下思國家之大計絕小人  
之營求則國體正而人心悅矣雖然萬民之望在於  
一人四海之化始於一家今霸州等處見有 皇庄  
牧馬之地 陛下為天下之主 聖母享天下之養



是普天率土莫非皇之在也豈必於其間復私頃  
畝之地收數斛之租然後謂之在哉臣以為宮闈之  
用設有不贍取府庫之積以益之使不失在田歲入  
之數則上可以愉聖母之心下可以舒生民之害  
矣願重自裁抑罷在田以益牧地凡各處之名為在  
田者由此而悉屏棄之則奏討之門自杜矣臣又見  
三河縣五軍營草場一處多係宣德年間歸化達官  
任玉王鎮等住種自昔歸化之時給與在田以裕其  
食用此固朝廷招徠降附之深意也然而土著既  
久生齒漸繁地之所入不足以贍其家之所需至有  
逼於饑寒流為劫盜者甚非所以安遠人而來慕義

也臣詢之於人咸言自此以至河間達官之營相望  
不絕貧不聊生者與此營略同臣稽之禹貢五百里  
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古昔聖王於夷  
狄之未服者尚欲綏而撫之又况慕義來歸居於吾  
土者豈可使之失所哉况其間習於土俗而精騎射  
者不少倘用之得其所而處之得其宜則未必不賴  
其益矣今天下武備懈弛窮海遐邊之卒手不能弓  
身不能騎者在在皆是臣願陛下留神於無事之  
日加恩於歸化之人其處顯位而見柄用者固不必  
更張矣若夫達官之閒散而不任事者選其材力超  
眾騎射絕倫之人散之邊方分置各衛如湖廣廣東



廣西四川雲南等處衛置一二員加其品秩厚其廩餼使之專教士卒騎射則既不失安遠人之道而亦因得以精中國之技也

飭法令懲姦惡以保治安疏

安磐

竊見錦衣衛已革職旗校王邦奇等奏復職役一節前有通行查革之詔書後有奏擾重治之勅旨抗違玩侮情法甚明無容於詳著辭說者 陛下曰兵部看了來說豈許之邪邦奇等之奏至再至三至於六且七矣終不一懲其奸若縱之然者臣竊惑焉臣請言邦奇等之狀正德中 朝廷之權在奸黨內之劉瑾張銳外之楊王錢寧邦奇等以賄納身甘為鷹

犬搏噬豺狼各肆其凶既積其構會之功以營官又累其揮挾之財以立產故其捕奸盜也或以一人而牽十餘人或以一家而連數十家鍛鍊獄詞付之法司謂之鑄銅板其緝妖言也或用番子四出搜愚民詭異之書或買奸僧潛行誘愚民彌勒之教然後掩之無有解脫謂之種妖言數十年間死者填獄冤苦之聲籲天無從幸 陛下晰其奸蠹首下查革之詔少紓人鬼之憤然不追及致死無辜之罪不籍其害衆成家之產或降其級或令冠帶於 上恩可謂曠蕩浩溢無涯矣而邦奇等日生怨望不自悔戢敢於抗違撫拾原勘肆然無忌動若有憑意者 陛下左



右之人以身設利陰主其中歟故凡為之申理關說者皆姦黨也不可不察也不然邦奇等憎陛下之威嚴畏該部之送問虞該科之叅駁其曷敢邪且該科批邦奇之奏尾已六具叅矣而該部該司未聞引詔曰當查革引 旨曰當重治束之凡閣漫無可否名則立案不行實則不肯任怨則致邦奇等之怙終煩瀆者該部該司成之也况邦奇等號於衆曰該部言非本部不爾施行但該科既以叅出臣愚以為大臣理國當事不應有此萬一有之豈同舟共濟之義哉 陛下今日收已渙之人心奠將危之國勢四海頌功萬方同慶者在 登極一詔中間事體重大關

涉國課者在裁革數條此革唾手攘臂壞之一朝則厲階之下環而立者默而伺者睥睨而垂涎者將四至譬之隄馬時省日視東塞西築猶有蟻穴之虞今聽其決則水之奔放衝激欲過而障之其為不易較然甚明矣 臣為言官皆 陛下守隄之吏萬蟻之穴日引水至而暗然及其破壞潰決然後曉曉其聲罪可贖哉 臣聞法令者所以整齊宇內者也上數降其旨下數違其意甚非所以軌物而信度也邦奇等在先朝為罪人使 先帝結怨於天下在今日為頑民使 陛下失信於將來且新政之初 聖心方堅猶且橫為奏擾如此况一二年之後左右之人為之遊



說耳且熟者乎是誠不可不憂而慮也為之說者曰  
中間容有緝獲得真者例用查革此於情不堪乃不  
知一人之身積數事而後論功真者十一而偽者十  
九則安可以一真而蓋九偽之罪哉凡此不有所懲  
則無畏不奪其心則不知止 陛下寬其累犯之罪  
該部成其數奏之辭巧辯厚誣乃至是極此其效也  
望 陛下念治亂安危在此事之開塞毋惑人言明  
勅該部備查前後 詔旨將王邦奇及寫本之人問  
擬發遣以杜後患仍許直言敢諫之士為 陛下陳  
說不使小人遂其奸私以釀禍源則幸甚

預防流弊激勸臣工疏

劉黻

切惟 陛下自登極以來四年於此日御經筵以端  
治本早朝晏罷以圖治道孝養 三宮以立皇極洗  
滌宿弊以追蹟前古近者大禮已成 詔示中外人  
心悅服天下想望治平冀復見 孝宗皇帝之政夫  
何在廷之臣不能仰體 聖懷早夜孜孜以共成化  
理一有論列輒輕以朋黨形之章奏臣愚以為此前  
代表頹之風不可啓其端於治平之世而當預為之  
防也 臣觀漢宋季世其間號為賢哲不免自相危言  
激論互為標榜故姦人乘隙而中傷尋致黨錮之禍  
偽學之禁淪胥及溺而社稷隨之往事昭然載之史  
冊故後世願治之君忠良之佐常為之憤歎不平今



於陛下清明之朝豈宜有此不韙之言我國家  
 以周禮建官六卿分職萬幾之政一斷於朝廷內  
 無專權之相外無握兵之將雖有奸邪無所為施况  
 實無其人耶內官五年外官三年各一次考察論其  
 貪廉賢否以定黜陟其制嚴矣容有漏網則科道拾  
 遺南北交章其在言官則吏部又得請旨奪之外任  
 而倖免者寔少如尚書楊旦侍郎汪偉俱先朝舊  
 臣累經考察自陳不聞有過而給事中陳洸一旦據  
 拾悉皆指為朋邪擊之使歸此皆不可曉也且國家  
 綱紀法度昭布森列陛下神聖天日在上群臣檢  
 身救過之不暇孰敢比周為患近日議禮之臣各執

已見不能將順德意幸賴陛下明斷又經詔  
 示群情翕然以定尚書席書言事欲有紛更已屢蒙  
 聖諭量必知檢給事中陳洸事有案卷荷蒙省令退  
 避即令行勘乂之公道自明學士方獻夫乞歸一疏  
 又蒙特旨諭以安靜聖心於此已洞見群下之  
 情矣但今二三之臣宜深自謙退使有問者必曰今  
 聖人在天子之位大禮一節天叙天秩斷自淵  
 衷如某等何與焉如此則不失臣子敬君之義昔成  
 王稱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  
 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此則各臣學識  
 未到亦其所短也常人之情無所懲則不知所警伏



望 陛下因臣之言特賜 天語戒飭務使在廷之  
臣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百僚師師百工惟時以撫  
五辰以成嘉靖之治以無貽後悔自玷於 清時况  
邇年以來邊卒強悍兩弒撫臣而國威重損大勢回  
賊犯我邊鄙甘肅之地危於一髮致勞 九重西顧  
之憂在廷之臣不知何能輔 陛下以振國威以弭  
邊患也三年之內四海之中大半災傷饑餓之餘死  
者夫瘞病者未起流移者未歸矧風雷星宿之變禽  
獸蟲蝗之災山崩川裂天妖地異 上帝所以譴告  
之者可謂極矣不知在廷之臣何能佐 陛下以足  
食足兵也 國家養士謂何所以匡濟時艱恐不在

區區口舌文士排擠角勝之間此則 陛下所當  
策群臣以圖有為監之往古驗之目前猶當漸銷異  
論極力隄防以救將來之弊也 臣又聞伊尹之告太  
甲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益告舜曰任賢勿貳  
去邪勿疑孔子稱舜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  
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陸贄告其君曰諫者多  
表我之能受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彰我  
之能好諫者之漏洩示我之能容然則法祖親賢聽  
言納諫此 陛下君人之體也大學曰人之有技若  
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  
容之諸葛亮曰開誠心布公道廣忠益集衆思又曰



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大臣之體也書曰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此群臣之體也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此諫諍體也司馬光曰先其大後其細先其急後其緩此言事體也趙抃曰君不幸有註誤當極力保全之小人雖有才能當排斥之不使安其位程頤曰論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此彈擊體也凡此四者又皆言官之體也伏望 陛下因臣之言而思之朝夕敬慎以立君人之體由是 法祖親賢聽言納諫察忠邪之分明理亂之原則舊章成憲不宜妄更老臣耆舊不宜自遠而骨鯁直言之士必示優容以廣聰聽如侍郎

胡世寧所論更置言官選以部屬此劉瑾時弊政恐非 祖宗之舊如聽行其言切恐緘默者留而敢言者去矣楊旦汪偉察其無過宜當召還科道等官以言得罪及議禮謫戍之臣俱宜量移內地或復其原職死事者矜恤其家以示 陛下大造之仁夫元首明則股肱良由是大小之臣以及諫官各宜篤守居官之體以勉盡職業以無負 國家養士及任用之意如此則官守者脩其職言責者盡其忠時艱可濟嘉靖之治可成而所謂朋邪姦比之說亦自銷融於春風和氣中矣

乞信大臣守職以光

聖德疏

張嵩



臣惟君出令者也臣承君之令而致之下者也令出於公孰敢不行以自取夫抗犯之罪也哉惟拂於道於是乎始有不敢承令之臣矣近者陛下誤聽太監崔文奪取刑部見監犯人李陽鳳等付鎮撫司問該部尚書林俊等執奏不發陛下責其違旨竟以奪之臣工相駭父老私議皆謂祖宗成法鎮撫司囚送法司問未有奪之法司而付鎮撫者也惟正德年間劉瑾錢寧竊國威而移主權始變亂之不以崔文巧於蠱惑陛下為其蒙蔽致然耳夫祖宗立法深意攸存萬世子孫慎守非陛下可得而更之法官可得而曲從之者也况刑部為天下首法之地法不能守何以示極恣奸長暴他日不可救藥胥自今始矣此臣等所以執奏而不敢曲從者要亦有見夫取罪輕而守法重也且君之於臣忠信重祿大臣尤加隆焉凡以欲其奉公守法以弼成治理而臣之自信所以結主之知以免圖報稱者亦惟以此而已陛下即位以來優遇大臣每出溫旨俊尤荷褒留顧非以其學術之正名實之隆爾耶迺今旨意嚴峻不亮其執法之公是視之以容悅之臣耳惡用褒留為哉夫俊不得其職必不安其位不安其位必去徇一宦豎而使老臣去國臣甚為陛下

更之法官可得而曲從之者也况刑部為天下首法之地法不能守何以示極恣奸長暴他日不可救藥胥自今始矣此臣等所以執奏而不敢曲從者要亦有見夫取罪輕而守法重也且君之於臣忠信重祿大臣尤加隆焉凡以欲其奉公守法以弼成治理而臣之自信所以結主之知以免圖報稱者亦惟以此而已陛下即位以來優遇大臣每出溫旨俊尤荷褒留顧非以其學術之正名實之隆爾耶迺今旨意嚴峻不亮其執法之公是視之以容悅之臣耳惡用褒留為哉夫俊不得其職必不安其位不安其位必去徇一宦豎而使老臣去國臣甚為陛下



惜之且 聖諭近又曰着鎮撫司從公問是為俊等不能從公者乎竊原 聖意欲遂崔文之計而又不安廢俊等執法之公故不得已姑為是少慰之詞耳豈所以推心置腹而敬信大臣之至意也哉 然崔文所以徼寵而不可解者徒以設醮脩齋妄言不可必之福以欺 陛下諸臣連章論劾竟置不問遂使驕橫得志以致 祖宗成法至文而再亂之必待其釀成瑾寧之禍始為之處則晚矣伏望 陛下少曲睿思大奮 乾斷俯從左都御史金獻民之奏科道諸臣交章之論仍將李陽鳳等付法司究問崔文治以誘引變亂之罪則直氣爭輝群情稱快而中興之

不遠邁商宗矣

重降 明旨大懲奸黨疏

章僑

頃因旗校王邦奇等乞恩比例復職 陛下答之曰該部看了來說續該都給事中許復禮等反覆論辯其不可乞將王邦奇等置之於法為小人首亂之戒陛下則曰該衙門知道 臣竊疑焉 臣嘗伏觀前後 旨意大率曰該部看了來說者示所司急施行之意也曰該衙門知道者所謂泛然應之可否之間所司視之以為尋常者也改元 詔書應查應革者一十有三條給事中等官夏言等奉 詔查革官軍旗校二千一百九十員名誠所謂積年宿蠹一旦頓清嘉



靖 今日一大機括也其王邦奇等係先年緝捕陞授人數委的冒濫壞事允宜裁革會題言之盡矣陛下於邦奇等曰看了來說臣竊以為看其所謂狗私有無之說非看其所謂比例復職之說也乃於復禮等則漫應之若無大緊要然者仰窺 聖意不知何所主持曾未幾時輒自懈怠如此其直以為天下戲乎為邦奇等之言則曰兵部已許我矣為左右之口則曰此彭尚書許他非關我事夫彭尚書或一時無情之言該司不能舉奏致有今日玩事之咎固莫能逃且今 明旨之下輕重判然彼玩不知則謂陛下亦已許之矣 陛下左右皆將許之矣所不然

者臣等科道天下人心 祖宗在天之靈耳然則又非獨該部之罪也則其搖唇鼓舌引類呼朋鼓足推倖之門抵掌玩侮之術何足恠哉凡其袖手而畫籌陰行以倖成者且三千有餘今茲舉以邦奇為試待之以恕則闕然而起繩之以法則帖然以伏此其情狀大畧無難見者也又如淨身男子千百為群雖曰死灰尚有復燃之心張銳張維等鷹隼在籠每遇秋風不無飛揚之志此途一開不可復止決隄而欲思版築之功燎原而後求撲滅之術雖有智者莫能繼其後矣然則如之何亦曰治之而已矣禁之而已矣蓋此關於 國家也甚大革之則安復之則危革之



則治復之則亂革之則進君子復之則進小人革之則為嘉靖復之則為正德其機如此一及掌間耳豈不大可寒心也哉近聞該部具本執奏思舉其職以補過也伏望 陛下振乾健之威赫雷霆之怒細覽該科之奏 特允該部之言將王邦奇等拿送法司從重問擬以警其餘實 國家無窮之福也苟或依違可否之間仍前不斷之 旨如此等輩終無寧帖之期嘉靖新政乃 陛下自壞之耳天下事尚未可知也

乞寢貪圖以保元化疏

章僑

今者道路傳聞浙江鎮守太監梁瑤差挾贊寅緣帶

管織造事之有無雖不可知臣竊為天下慮焉蓋瑤力有通神之便智有移主之機萬一 天語既下而爭之祇益見其難矣請得而預言之可也維我 皇祖立法垂訓酌天地之中貫百王之義載之 會典可攷也間嘗伏覩織造之 令有曰凡供用段疋及祭祀制帛等項須於 內府置局如法織造每歲供用段疋務會計歲用數目并行外局織造由此言之內局以供 上用外局以備賞賚焉耳絲料則有常賦人匠則有常役侈靡則有禁織巧則有罰服澣濯以臨朝躬儉約以率下是道也傳之萬世可也不知因何兩浙等處添設內臣二員專管織造正德年間



或以萬金而付一人或以數人而守一缺叅隨狼虎其雄名色網羅之密如初任有所謂拜見焉歲時有所謂節禮焉各項有所謂分例焉科派有所謂解扛焉樣段動以數千帶造多逾本數稍有未足立時退回甚者或裂之矣故有變產陪官鬻兒抵罰今歲織造之家來歲荒蕪之地凡諸疾狀何可具言詩云大東小東杼軸其空言民窮矣又曰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晚彼牽牛不以服箱窮斯病病斯怨為人上者之有念於此也不亦可為於邑也哉伏惟 皇上改元一詔凡係新添內臣俱已革回與天下相休於無事之中豈宜復有此舉臣浙人也偶有所聞地方祈哀

焉誠恐管帶未已必有專差釁門一開諸弊皆作鎮守買辦也市舶採辦也不獨一織造之弊也江西燒造也陝西織絨也南京龍衣也畿甸 皇莊也與凡添設者之率而略也又不獨一浙人之病也則朝廷其失信于天下乎矧今南直隸等處旱魃為虐疫癘大侵浙江寧波等處倭寇遺患沿海蕭然四方災變報無虛日正謂有九死無一生也為民父母痼瘵乃身可使手足自斃之耶夫百姓安則 朝廷尊中官榮焉反裘負薪皮盡而毛無附為此謀者其亦不仁甚矣伏望 皇上慎乃儉德鑒于 成憲守明詔而不移視嘉靖如未至自奉寧如 太宗之衣



敝垢而思所以覆冒乎天下中官寧如高后之補  
故衣而思所以慈育乎萬民賑濟有實惠蠲免無  
虛文可也如梁瑤者叨居列鎮苟懷利圖上負天  
子下負百姓矣乞 勅司禮監移文痛加戒飭并將  
其所差及近日各處夤緣幹辦之人通行查究以破  
奸宄之計以塞禍亂之源是謂垂衣裳而天下治見  
今日之堯舜焉何其幸與

信任大臣以保治安疏

解一貫

近該內織造局題差內臣前去蘇杭等處提督織造  
該部議處以為未便 陛下竟允其所奏始而臣等  
科道等官言之 陛下不聽也 臣等不勝愚瞽之憂

豈在廷大小臣僚所言皆非無一人之可信無一辭  
之足取哉 臣等科道小臣議論固不足采而喬宇楊  
廷和等皆老成大臣亦無足采哉何 陛下之不聽  
也夫科道者 陛下之耳目也大臣者 陛下之股  
肱也而 陛下則天下臣民之主宰也繩愆糾謬知  
無不言者 臣等耳目之職也扶危持顛以道事君者  
宇與廷和等大臣之職也而明目達聰從善如不及  
改過無少吝者豈非 陛下之盛德哉今此織造之  
差 臣科道等官以為不可九卿大臣亦以為不可至  
於 內閣重臣又以為不可 陛下堅執一不之聽  
臣等恐耳目股肱皆失其職而天下之人聞之以為



廷臣無一人是信足取矣 陛下孤立於上群小蒙蔽於下是豈可不為之寒心也哉夫 上用袍服誠不可缺不可緩但有益於事無害於民 陛下差之可也必差內臣而後足於用否則不然 陛下差之可也歲時豐稔百姓富安 陛下差之可也今此三者未見其有一可焉何也觀 先朝差此官時陽假進 御之名陰肆剝削之計供 上用者纔一二私帶造者常八九是無益而有害矣 陛下何為而不聽也又觀該部議處物料令彼處司府官買辦織造令彼處鎮守官提督必期於足用不失於後時一有所誤責有攸歸如此是不煩差官而服用自足矣

陛下何為而不聽也又觀宇與廷和等之疏 陛下念天下凶荒各色錢糧尚且蠲除 慶成大禮亦已省免獨織造之差不為停止是哀矜之念徒事虛文又况地方流徙死亡白骨成堆幼男稚女稱斤而賣十餘歲者止得銅錢三十文賣不得則母子相持大痛投河而死讀之使人酸鼻而不覺其淚下是歲凶民窮之極也 陛下又何為而不聽也 臣等知 陛下下至仁之主有天地父母之心豈忍恣然於此是一時惑於左右誤聽之耳夫大臣者立於廟堂而佐天子出令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即今喬宇楊廷和等 陛下既以為賢而置之具瞻之位



矣中外亦以為得人矣顧乃一切以為非計而都不  
用其言是徒備其員也非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之  
道也中外之臣聞之皆曰彼密勿大臣尚不足聽我  
等小臣何益於事是拒人於千里之外也非導之使  
言也彼為大臣者豈能安於其位而有志經世者亦  
豈肯隱默居官哉昔人告君之辭曰木從繩則正石  
從諫則聖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  
此言受諫之美也又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  
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  
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順之則喜而有福背之  
則怨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此言拒諫之失也臣

等待罪該科有言責之任義不容以緘默故昧死為  
陛下再陳之伏望 陛下聽宇與廷和等所言收回  
差官 成命只照該部原議施行則大臣遂以道事  
君之忠 皇上有從諫如流之美而臣等區區言官  
之責亦少塞矣干冒 天威無任戰懼之至

從衆論以塞禍源疏

王璜

邇者浙江鎮守太監鄧文奏乞換給 勅書始而該  
科執奏於前繼而科道交論於後人言雖衆 聖意  
未回事關安危不容遽默故敢不避狂愚再瀆 聖  
聽臣等竊惟天下之事所以行之者三曰理曰法曰  
勢背於理則不可行違於法則不敢行阻於勢則不



能行以是三者而律鄧文之請殆無一可者焉文之請也固欲兼管銀場矣銀場利之聚也文要兼管將為國而利之乎抑為己而利之乎為國而交征利者必危為己而放於利者多怨曰怨曰危俱是屬階於己於國兩無所據欲無理詞訟矣在外之詞訟有司理之按察司總之而詳允於撫按文欲兼理其亦會同撫按乎抑亦任情而為之乎會同則非文之心任情即成民之亂以理為請而乃以亂終之可乎欲參提職官及罷閑官吏矣鎮守各官而乃參提行事是鎮守而撫按也不知撫按其將何事况罷閑之官已無官守罷閑之吏即係編民彼有何事而亦欲參提

之邪此理之不可者也大明律內一款曰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聞請旨六品以下聽巡按御史按察司并分司取問是鎮守不得參提官吏也問刑條例內曰在外詞訟除叛逆機密重情許鎮守受理外其餘不許濫受是鎮守不得無理詞訟也以此推之鎮守不得兼銀場亦明矣夫律定於太祖高皇帝例行於列祖而經孝廟圈點頒行者也文能知祖宗百世之律例乎此則法之不可者也財者民之心也管銀場則傷其心矣固未有傷民之心而可以治者也理訟拿官則奸宄者將挾訐薦賄以求逞善良者皆積怨含憤而罔伸世未有惠奸宄賊良



善而可以治者也夫理不可法不可勢不可而鄧文  
乃肆為欺罔甘於首禍朦朧而請之罪固不容於誅  
矣向使該部見其詞語含糊少加察焉而執奏之則  
當事未定之先未必不可救正而乃輕舉妄動即與  
會 勅及因該科之執奏然後徐起而覆題曾謂堂  
堂本兵 國之司命而舉事草草一至於此哉若曰  
不知是謂不智知而會之是謂不忠不智不忠焉用  
彼相若該部者亦有不得辭其責者矣伏乞 陛下  
因 臣等之言覽前後之奏審事機察利害將 勅書  
救曲明正鄧文之罪戒飭該部之悞惟期治道之有  
成毋拘 威命之已發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信 詔令以蘇民困疏

黃臣

臣聞儲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自古英君誼辟未嘗不  
以為重臣竊以為為天地自然之利但當愛養之樽節  
之以藏富於民而已况可歛之耶况可非分以歛之  
耶 臣等伏見 御用監太監黃錦等題稱乞 勅南  
京守備轉行南京 御用監委官并南京工部委官  
一員公同前去直隸蕪湖抽分廠并龍江瓦屑抽分  
竹木局委官處抽分杉木板枋等料數內揀選印記  
陸續關支就着彼處軍衛有司差人搬運本監委官  
管運赴京交收應用等因續該部執奏前事奉 聖  
旨該監所奏竹木板枋准抽取陸續解京應用欽此



皇明正德 卷之三十一 五左刊  
臣等聞 命以來驚愕失措多方詢訪極意思索稽  
諸國家之定典而罔弗戾微諸異代之數法而罔弗  
合求所以將順 綸音而終不可得是以昧死上言  
洪惟 皇上龍飛之初即下 明詔 先朝弊政剝  
剝無遺節該荊州杭州蕪湖三處抽分廠專為打造  
糧船或造供應器皿而設以省科派小民之計近來  
兩京各監局相沿具奏差人赴蕪湖廠支取杉楠等  
木數多又有內官監差官中半抽分二年有餘致將  
造船銀料不敷支給累及運軍出利揭債缺船運糧  
耽誤國計原差太監李文等詔書到日即便回京以  
後不許援例奏差欽此除欽遵外當時此 詔一布

天下軍民如出更生以為堯舜垂拱人人踴躍思見  
太平夫何甫及四年該監遂有此請 陛下遂有此  
旨况蕪湖抽分竹木查自正德十年 武宗皇帝額  
外添取以供泛濫之用今 陛下愛人節用出於天  
性何用此為姑以裝載起運一事言之所費已為不  
貲其民已見不堪以故南京兵部尚書李克嗣等以  
為不可南京工部尚書崔文奎等亦以為不可南京  
吏科給事中彭汝寔又以為不可况昨漕運總兵官  
楊宏題稱事故火燒漂流等船二千二百餘隻議欲  
查催蕪湖抽分未解木價買料打造尚未至於中官  
抽取也今又遣中官矣推斯舉也破裂 祖宗之成



憲蹈襲先朝之弊政絕商賈通財之脈傷江淮轉輸之力奪運舸以困漕河疲武士以妨戰守騰讟沸怨鬱抑人心誠足以上干天和下召民亂陛下何樂而必取之於此以為供用之器不可以或缺等威之辨不可以終乏耶臣又以為祖宗以來未嘗專遣中官抽取而用度甚克等威亦辨姑以近事言之陛下詔罷抽分亦已四年其四年之間服輿器仗亦未聞每每告乏何急於此抽分為也抑何急於遣中官為也伏望陛下念民財之當惜民力之當紓俯從工部所請收回中官抽分之命其蕪湖三處木植仍令照舊收支脫或缺用內而該監外而該部自有定制必充裕供應仍望聖明於凡非時之後不急之務一切罷舉上以弭天變下以來民順天下幸甚

舉欺弊明法守疏

鄭自璧

近該御馬監太監閻洪等將考選過騰驤四衛及救馬所千戶軍政官員職名行移兵部劄仰前項衛所遵奉施行等因題奉欽依是欽此俞命既下臣等意以豈近日奉有本監考選明旨而未經涉本科耶猶可諉也或已經本科而臣等昏眩失於駁正耶職掌安在方深驚愕隨該兵部執奏始知洪等之作姦非待罪者之缺典也查得嘉靖三年該兵部



議得騰驤四衛所官員合無照舊考選題奉 欽依  
 是騰驤四衛免考欽此嘉靖五年又該本監題欲將  
 前項衛所官員考選畢日開寫職名移部銓註奉  
 欽依騰驤四衛免考欽此是誠 陛下人惟求舊政  
 滌煩苛黜陟之司既不奪之該部造膝之請又重違  
 乎近人 睿思經營曲盡善美豈知洪等一任矯誣  
 不思 德意乃至事拂乎經法乖乎律又以累 聖  
 治而孤 陛下也哉何則予奪廢置柄於人君而中  
 外臣工則風旨是承而不敢易紀律者今免考之  
 旨於該部之議既已昭布於前該監之奏又行申重  
 於後丁寧至再雖遐陬絕漠少知法守之人且不敢

犯而况至尊轂下天日照臨號稱近侍者敢剛愎恣  
 橫抗違無忌也哉又查得正德十六年本監谷大用  
 為考選事題奉 欽依照例著本監自行考選欽此  
 大用得 旨之後方行考選自今觀之政體紛更至  
 正德末年亦可謂盡矣專橫擅權至谷大用亦可謂  
 極矣刷剔弊端貶抑佞倖至我嘉靖似可以無議矣  
 大用尚不敢要 君矯 詔於紛更之 朝而閻洪  
 乃干紀敗度於理安之世殆將誰欺况其所考官員  
 臣等訪求累日秉章縮鑰者非勢豪明託則腆賄陰  
 行攝局理屯者非宿昔慙慙則臨期鑽刺甚者一字  
 不識乳臭猶存而亦得以叅乎其列擬議欠當榮辱



任情抑又公行奏牘且曰移兵部註選施行據茲狀迹則是法由彼立命由彼出罔 朝廷而不有矣律以 祖宗之憲竟當何如且錦衣衛亦嘗奉 旨免考該衛亦未徑自考選遇缺旋為推補而已雖於程度不無有乖而典幸羊存終將可復豈若今之部擬如此其確 綸命如此其嚴例之別衙門顧如此其異是乃 朝廷務簡靜而洪導之以紛紜 朝廷自含容而洪啓之以聰察 朝廷任舊人而洪貢之以新進 朝廷繩祖武而洪誘之以更端本兵樞要為奉行移劄之司黼宸尊嚴為巧肆欺誣之地狎雷霆之威翳日月之照近臣如此安在攸宜即今假借不

誠恐柄馭潛移紀綱寢弛黜陟大事尚凌替而敢為進止小端將蔽欺而莫憚等之而上亦曰殆哉叅照御馬監太監閻洪等怙寵行私懷姦作慝典彛肆戾不思上損徽猷予奪擅專惟冀下伸貪慾竊弄威福顯著不忠屬視部司公然不遜凡此舉措俱是厲階論其最尤洪為首倡厥罪不惟彰哉如蒙乞 勅司禮監備查節奉 欽依曾否許其考選今茲具奏是否朦朧罔 上務見明白將洪即 賜黜罰前項應考官員 俯從該部所擬兵部會同都察院從公考選 陛下若或姑欲保持兩全無害收回今次成命止將洪等痛加戒飭考選官員悉令如故開到



揭帖亦寢判行中間果有年老事故罷輒貪墨不堪任用之人本監陸續奏行黜退照缺選補庶朝廷之權柄不移該部之職掌不失蒙蔽者知懲而效尤者不敢矣臣與洪等素無睚眦只以職掌所關責在人前言居人後無任媿懼其若跡無徵驗詞涉譎張則當俛聽罷黜以謝洪等

慎予奪以全大體疏 雷應龍

臣聞人君之道在修己以治人無失己以徇人脩己以治人者事無巨細必揆之以理人無親疎必御之以道終日欽欽不敢少置身於有過之地失己以徇人者請託得行奸貪遂矣私恩曠蕩闕失遂矣害及

于下而怨獨歸于上二者得失甚明實非難辨但情愛之私易溺欺罔之計易墮少有不察鮮不至于徇人而不自知矣 陛下聰明天啓應時而出親見當時之弊臣仰窺 聖心豈不欲一振而新之使 治高千古 名冠百世與堯舜爭先乎必不肯習前弊蹈舊轍甘于徇人以負天下之望也故 即位之初善政叠出如裁革傳陞乞陞之官員取回買辦之內臣禁約鎮守不許干預錢糧詞訟侵越諸衙門職掌除天下之大弊造天下之大福孰有要於此者天下臣民歡忻鼓舞皆謂太平之福跂踵可望也於今五年矣不知 陛下以天下為治乎為未治乎比於



即位之初為過乎為不及乎 聖志之所為者為盡  
副乎為未副乎 陛下試熟思之當自有惕然感發  
不容自己者矣夫奸欺之所以誤人國者孰不始于  
利其身哉今左右近幸之臣今日乞一事明日乞一  
事不知所乞果於 聖政有益也耶無亦自利其身  
也耶利歸於奸欺而政因以病欲望治也斯難矣臣  
姑舉一二大者言之張忠為官匠工作乞陛官蓋欲  
市一己之私恩而不顧 陛下有官人之失也刁永  
請差織造羊絨袍服蓋欲周一方之厚利而不顧  
陛下為儉德之累也賴恩乞照例無理沿海地方鄧  
文乞照成化弘治年間換 勅豈不為有所援引

以欺罔而得濟其私哉抑不知竊弄權柄擾害地方  
其於 陛下守法愛人之仁所損不細也 陛下于  
此少加詢察必知此輩利其身而不顧其 君且將  
罪之不宥矣奸謀何由遂哉 陛下偶未察之隨所  
乞無不應之如響該部執奏勿之聽臺諫執奏勿之  
聽既輕信而悞于前又吝改而持於後是其為鄧文  
刁永張忠賴恩輩謀則誠善矣其如 陛下何如地  
方何如茲不近於失已以徇人乎夫心之察與不察  
所係之重如此寧可忽也耶臣嘗以精一執中之學  
上陳 天聽望 陛下為堯舜矣雖誠意未至愧無  
足以感格然臣區區忠愛之心終不能以自己伏望



皇明... 卷之三十一  
陛下俯聽臣言深惟自愛之計將鄧文才永張忠賴  
恩輩諸所乞請盡行革去仍各加黜罰以懲其奸查  
臣前疏 賜垂睿覽繼今無幽無顯無巨無細必加  
精察持守之功使無一事之不當于其理萬一有誤  
即從言官之論則奸欺莫逞 聖政無愆太平可致  
堯舜真不難為矣然 臣臨楮不能無感焉昔宋儒朱  
熹嘗入對或謂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百世之下  
猶有遺憾 陛下勿使後之視今復如今之視昔則  
非直臣一身之幸實 宗社生靈之幸也

遵 成法以重民命疏

蕭廩

本月二十三日該錦衣衛題奉 聖旨這該司官是

何問理且不究王印等係海戶這等刁惡錦衣衛  
去紅門枷號一箇月滿日發邊衛充軍欽此臣惟我  
朝設立法司職掌庶獄凡一應大小事情皆當付之  
聽理然必具兩造而後其情之曲直可辨必據律例  
而後其罪之重輕可明今查王印等訐奏積書劉儒  
交通苑官大肆侵盜等罪太監孟冲亦奏王印等久  
不應役誑騙官銀等情論苑官海戶統攝之分則王  
印等如果逃役騙財固孟冲所當叅治據屬官被本  
管非理凌虐亦聽開具奏陳之律則苑官如果欺  
君虐民亦王印等所得奏言是其彼此攻訐虛實未  
明正宜併行法司速為質成可也先奉 欽依不問



皇明野史 卷之二十七 王正刊  
劉儒而止問王印等不送法司而止送鎮撫司中外  
臣民已共驚異以為 陛下仁孝根心素守 祖宗  
成法何以有此今者該司具奏未經平允而遽奉  
中批未賜矜疑而特加重罪中外臣民又共驚異以  
為 皇上明慎用刑素存 欽恤至意何以有此抑  
豈左右之人陰為黨護之計以故回易 天聽重撓  
法紀乎夫孟冲奏實未有質證安知其為實王印等  
情虛未嘗覲訐安知其盡虛即使本犯果有枷號充  
軍之罪未備兩造亦不足以服其心况查 大明律  
例其罪似不至此今乃積情以就法重法以快情臣  
恐不足以服天下之心也王印等固不足惜其如

皇上何哉法司縱不足惜其如 祖宗何哉臣叨任  
言責巡視南城前者錦衣衛之賫 帖拿人今者王  
印等之囊頭就戍皆在臣巡視地方且見二日之內  
士民動色道路輿嗟竊謂此雖一事之失一夫之微  
而上為 祖宗成法 皇上盛德所關下為法司職  
掌黎庶生命所係不得不為 陛下言之伏乞 皇  
上仰 成法之當重 念民命之不可輕 勅下法  
司將王印等并劉儒等一千人證事情從公鞫問如  
果王印等刁惡情重查照律例奏 請究治倘或別  
有冤苦亦許其母泥 成命奏 請開釋庶法自不  
撓民自不冤法司之職掌以明而 陛下之 欽恤



盛德愈光顯矣臣干冒 威嚴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復成法以慎杜姦萌疏

張鹵

近該上林苑海子海戶王印等及提督上林苑海子  
司禮監太監孟冲各累奏事情續該鎮撫司題奉  
聖旨這該司官是何問理且不究王印等係海戶這  
等刁惡着錦衣衛拿去紅門枷號一箇月滿日發邊  
衛充軍欽此先後節據戶部尚書劉體乾戶科都給  
事中劉繼文刑科給事中魏體明錦衣衛千戶温堯  
民等極 請當以其事送赴法司既而戶科右給事  
中李已試監察御史蕭廩劉良弼復申前 請皆不  
蒙 允俞且於已疏又欽蒙 勅旨朕處了臣下強

辯是何禮該衙門知道欽此夫自古及今人臣非喪  
心病痲孰敢與 君強辯哉但臣之事君猶子之事  
父子不忍以父一事不從而輒忘幾諫之誠臣不忍  
以君一事不從而輒昧匪躬之義今日之事臣猶有  
不得不為 皇上言之者其印冲各奏情罪重輕事  
體虛實臣不暇更論但 祖宗二百年來無不許輔  
臣與聞之政令無不由法司詳讞之刑獄此我 朝  
美政家法為能遠過前古今孟冲何人特欲遂其所  
為甘心於王印之私乃陡使 內閣不與聞法司不  
詳讞一任其姦欺巧幻即仰煩 皇上從中議法親  
自處分凡枷號充軍悉如所擬 皇上試思在 祖



宗時雍熙治朝精明初政果嘗有此事乎且將置  
內閣法司於何地乎 皇上何不更近思王振劉瑾  
諸人之禍豈嘗遽底滔天哉其機正起於今日傳一  
旨明日擅一令當時閣臣不能力爭於 上前而極  
辯之致 內閣之位望日輕今日干一政明日亂一  
法當時六卿不能力爭於 上前而極辯之致諸司  
之職掌寔失遂一舉滔天 三朝未靖追思往事猶  
可寒心故 先帝初年廓清大政惟首禁中官所以  
坐收四十五年淪浹之人心其機盡在於此今冲恣  
肆之殘執迷不悟不惟深文已罪且占恠其濟惡黨  
助之人如劉儒崔紹孔喬珉亦不肯令其出而伏罪

以少伸 皇上之明法即此而推勢將何所不至若  
不乞急 賜處分竊恐其恣肆日深探視日熟此等  
巧幻機括不但可加於王印將使 皇上國事日非  
而大不可救此 臣所以披瀝肝膽再籲 君父者誠  
非為一區區王印惜也伏乞 皇上大鑒覆轍上法  
先帝俯順群情將冲即重加懲究斥逐仍將兩疏有  
名入犯俱付法司從公擬斷另請 聖裁自後政令  
必商同於內閣刑獄必盡付於法司中官設有不  
如冲即痛加裁制不使得互相效尤縱肆以陷明法  
此尤萬方臣民激切至望不但臣犬馬惓惓之私而  
已伏惟 聖明斷賜必行幸甚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八  
 臣聞朝廷援揚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  
 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監  
 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日使人  
 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是言真可為國家扶  
 綱常為天地立民極為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  
 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  
 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為國  
 家而非此不可以為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  
 不之忘顯喪命靡恐其必舉日彩赫駭日熾此等  
 心必軒皇土之明去明此而華變何所不至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八

國是一

扶植綱常疏

羅倫

臣聞朝廷援揚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  
 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監  
 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日使人  
 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是言真可為國家扶  
 綱常為天地立民極為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  
 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  
 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為國  
 家而非此不可以為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



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為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為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而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 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未之見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為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

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亦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為盛事士夫誦之以為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高之欲援例起復為丞相王黻起復為執政陳宜中起復為宰相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



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  
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  
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  
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臣  
願陛下以宋為鑒使賢盡孝於君親為萬世之大  
臣陛下以禮處賢為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  
賢之分也若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  
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為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  
盛強未為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  
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  
劉琪不以一身之戚而亡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

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  
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  
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  
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  
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衆庶無賢士君孟也  
臣水也孟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君好諫則臣直好  
諛則臣佞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  
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延納降禮尊賢  
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  
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諏風俗之  
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為



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為知順旨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為國者得以自盡群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 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 朝廷天下以為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為何如誠不可不懼也夫賢之起復猶諉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 朝廷以奪情為常典縉紳以起復為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寥

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何所關耶此事於 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 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為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建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闕失耶何未見其敢也 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豫為已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為諛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



有故事例當起復既遂奸計畧為虛辭一見 俞允  
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且婦  
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情於夫  
初無干其妻起復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  
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 朝廷不容雖  
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為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  
報豈擬至於此哉為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  
至於此哉枉已者未能直人忘親者豈能忠君望其  
直人而先枉已望其忠君而先忘親 陛下何取於  
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後移忠於  
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

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留之至數百人嵩  
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群臣不以為議且從而為  
之辭所以豫為已地也群臣起復大臣不以為非且  
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為已地也大臣既無忌群臣  
復何慙群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  
富弼之罪人今之群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  
風混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為匿服之計例  
在薄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  
在掇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遷例  
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為無父之歸臣  
不忍 聖明之世風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



皇明勅諭 卷之二十八 五 張成刊  
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耻言况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於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 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以廉耻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為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為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 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 陛下不惑群議斷自

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守制其餘已起復者悉令終喪未起復者悉許守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見 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群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為不孝之子醜顏為不忠之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

採衆言定

國是以便遵守疏

王瓊

臣嘗觀嘉靖六年十一月巡撫甘肅都御史劉濂錦衣衛副千戶鄭璽整飭甘肅兵備副使趙載分守西



寧道右叅議李淮分巡西寧道僉事高登等勘哈密土魯番事情皆身親歷履真知灼見而發為議論所以定國公是也既以具奏而未見兵部奏著為令永行遵守以致今日紛紛迄無定論趙載李淮高登等之言曰哈密之不固有三忠順王韃靼臣屬半是回回種類外雖臣服內實不服上下之間易生嫌忌一也夷虜嗜利得我金印之權主客夷貢事中間憑藉聲勢勒取物貨西域諸國積成讐恨二也其國去肅州幾二千里受敵諸夷道路遙遠我難為援三也以不睦之國積疆敵之怨無救援之資宜不免於敗亡矣是以世方再傳遽為俘虜節年經畧費我財力隨

復隨失迄今未定先日邊臣之議有曰速壇拜牙即亡國之人不宜復求再求安定王孫把刺即宜如陝巴故事立之又曰奄克孛刺之子孫哈密都督宜如罕慎故事立之二說俱皆有據把刺即其詳未悉奄克孛刺故子訛吉孛羅新襲父職見在肅州但今不難於得其人而難於不得其時不得其勢何者哈刺灰畏兀兒二種哈密之喬木也罕東赤斤等衛哈密之羽翼也瓦刺諸夷哈密之輔車也罕慎之復哈密彼時瓜沙苦峪等族部落蕃盛瓦刺係罕慎至親哈刺灰畏兀兒兵力疆盛又乘速壇阿力方死阿黑麻新立故能鼓舞夷兵克復舊物我量為賞犒不至大



費陝巴之復國部落尚二千四百餘人肅州官軍一千一百員名調到各該族番兵一千四百餘員名護送過州及到阿赤地方迎遇瓦刺達子緣奄克孛刺係罕慎親弟又思我朝恩威一同護送陝巴方能復國而我賞賚牛種之費比罕慎增多數倍彭清進兵哈密甘肅兵二千各夷番兵二千仍令奄克孛刺賞誘瓦刺為我鄉導雖抵哈密不能大捷損失亦多此皆往事可為証鑑目今哈刺灰畏兀兒二種皆不滿百根本弱矣瓜沙兂為逆酋効力赤斤苦峪等族部落離散羽翼剪矣瓦刺聯姻於彼附合方密輔車失矣西海達賊西犯瓜沙東窺苦峪劫敵增矣土魯

菴又無新立內爭之禍時無可乘矣欲如復陝巴者以復把刺即立罕慎者以立札吉孛羅我兵非滿萬不可入今河西一鎮倉廩空虛士馬彫敝善為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務外以忘內未知兵馬可調遣集否耶縱我能集兵土魯番不復拒命送彼之國然我能立之能久守之乎彼之根本羽翼輔車無一可恃恐不旋踵又復覆敗我之糜費甚艱彼之喪失甚易今日之把刺即與吉孛羅其前日之陝巴罕慎乎祖宗封建甚易今日繼復甚難亦獨何哉蓋此時脫與諸夷勢方犄角臣彼臣也封爵之外別無所費是取人以益我施虛名而受實利順而易也今日彼之



宗廟丘墟城池坍塌部落散亡甲兵錢穀皆仰於我  
是割已以餉人圖虛名以受實禍逆而難也矧今日  
守成之兵與 祖宗創業之兵萬有不同而又有財  
之盈縮勢之難易大相懸絕乎昔范仲淹備西夏建  
攻和守備兩策亦不過乘時度勢審已量力隨事制  
宜而已原兵部議奏六次未允之疏大要開彼自新  
之路諭我寄住之番放出先人齎回賞賜以慰遠夷  
之心及准新來夷入貢以羈縻其向化之念先任提  
督軍務今大學士楊一清上疏反覆以理勢經權為  
言尤以脩內治為本是即仲淹盟好為權宜攻守為  
實事之意持攻和守備之策酌理勢經權之宜 今

日急務正在於此近者土魯番節次叩關求貢已經  
議呈奏請仲淹所謂元昊未嘗郵衆而輒求通順實  
欲休息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茲其時也合無  
容其貢使降 勅一道切責往昔犯順之愆索取先  
年搶掠之物施不測之恩以折其姦用羈縻之術以  
緩其謀彼聽順縱欲反覆數年乘此閑暇脩我邊備  
嚴我內治以求守備之策守備之策莫要於兵與食  
也方今肅州主兵不足添設遊兵三千其二千俱係  
甘州山永涼鎮抽選隻身應役逋逃不時范仲淹所  
謂土兵在邊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又則怨  
起此其時也如得移其家室聽其完聚戰則相救守



則相安以前日之法處 今日之兵連逃或可免乎  
肅州之兵坐食者衆耕作者少田皆荒蕪米價騰貴  
范仲淹所謂代兵久而不代日給廩食月給庫緡饋  
輸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乏此其時也昔趙克國興  
起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令帶甲之士隨宜  
開墾大功克舉以 今日之兵倣前日之法食可少  
足乎此外或募兵塞下或輸粟河東多方經畧並行  
不悖兵食既足守無有不固者矣守備既固然後徐  
議攻戰小犯則止用肅州之兵大舉則繼以河西一  
鎮之兵再以陝西三鎮之兵或堅壁清野乘其怠而  
擊之或分番迭出候其憊而掩之或要前衝後出其

不意而撓之我逸彼勞勝負自判我之勢既不可犯  
則土魯番之逆心日消瓦剌見彼通好亦將漸思效  
順沙瓜諸夷亦必漸以歸附我復結之以恩以固其  
必從之念哈刺灰畏兀兒赤斤苦峪等族依我安妥  
亦漸生養蕃息復於此時擇把刺即及札吉孛羅器  
宇材識孰可統民為下信服二人不可仍擇於二族  
不可則拘別族擇之必務得其人加以封爵又須懲  
往昔回達不睦之弊將沙州都督隨從輔佐并將赤  
斤苦峪等族大者照依原衛小弱者使之歸併就於  
各族內選根基材識者二人如畏兀兒事例授以都  
督原族指揮仍聽世襲管領夷衆俾之共輔忠順王



然後議脩苦峪之城如先年事例安插各夷就彼耕  
牧一以協和其上下之心一以蓄養其精銳之氣土  
魯番敢入侵擾小犯則聽彼自行捍禦大警則使其  
飛報我兵從而援之固守此土苦峪既守然後徐圖  
哈密再候土魯番國內有故西海達賊無警之時轉  
處衣糧牛種賞犒等項務令各帶親信族屬君臣共  
得二三千人送還哈刺隨住回回種類不許專權與  
政仍勅令忠順王通將瓜沙等各族節制遇有寇  
警聽其調遣應援各族既統齊心協力哈密自固中  
間脩復處置節目事宜悉聽臨時就事議處奏請  
定奪施行昔兵部尚書馬文升送還陝巴之日勞心

焦思經略十有五年矣而功始就彼何時也尚難如  
此今日之議既十五年矣夫圖功者不患乎無時之  
可乘而患乎勢之不便不患乎無勢之得便而患乎  
兵之不備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畜  
終身不得未能有為於今日而責效於十五年之  
後亦難矣唐澤劉濂等之言曰即今議處土魯番占  
據哈密一節有已然之迹有當然之理有必然之勢  
撫之以恩而彼志益驕震之以武而我力先屈此已  
然之迹也順則緩之而不為之釋備逆則禦之而不  
為之勞征此當然之理也處置得宜則遠服而邇安  
處置失宜則兵連而禍結此必然之勢也夫所議兼



此三者因其議而申言之師不可以輕舉寇未可以  
橫挑其大者有五馬軍額空存百無一補而兵不足  
屯田滿望十有九荒而食不充一也屢挫而怯又成  
而疲我之銳氣未振長驅而入滿望而還彼之逆焰  
方張二也我失瓦刺之援而進無所資彼合瓜沙之  
力而退有所據三也河東臨洮等府甘肅之根本而  
傷夷未蘇關外赤斤諸衛甘肅之藩籬而零落殆盡  
四也西南巢海上之虜而防守難撤東北梗山後之  
戎而饋餉難通五也况哈密地界羣虎之中今若大  
發兵糧遠冒險阻疆驅垂亡之部落復還久失之封  
疆是送羊入虎口耳掣兵而歸則彼難獨立留兵以

守則我難久勞此皆必危之道非永安之策也昔唐  
太宗黷武高麗而後世議其非我 皇帝息兵交趾  
而天下蒙其惠竊以莫危於戰莫安於守忠順王之  
紹封勢宜加慎土魯番之求貢理可俯容伏望 皇  
上以古為鑑以 祖為法以許貢為權宜索還城池  
存我經略之名而漸圖興復宣諭酋長開彼効順之  
路而嚴加隄防選任將帥而責其成蒐補卒乘而養  
其銳專官運粟河東以濟艱糴之急募民廣屯塞下  
以濬足食之源候我無不脩之備而彼有可乘之機  
然後惟 皇上之欲為保瓦刺屯苦峪城瓜沙興哈  
密襟喉西城拱衛中華復我 太宗之舊規成 孝



宗之素志將無不可矣若今日則非其時也宋富弼願神宗二十年不言兵者非忘戰也亦以中國腹心外夷枝葉不貪邊功不起邊釁以休養中國耳安西唐之故地也淪隔土番當時欲求其地李德裕曰安西去京師七千里假令可得即復置都護以萬人往戍何以興發何道饋輓天德於京師最近力猶苦不足况七千里之安西哉縱得之無用也哈密猶天德古今一揆敢以富弼李德裕之言為 皇上今日獻若高談衛霍自許甘陳生事外夷勞費中國乃四海安危所繫不可不察 臣嘗反復熟讀都御史唐澤等所議知其能博古今之學明濟時之務深加敬服及

臣親詣甘肅宣布 皇上以大字小之仁神武不殺之威而唐澤等之議賴以不疑果斷行之其曰順則綏之而不為之釋備逆則禦之而不為之勞師處置得宜則遠服而邇安處置失宜則兵連而禍結又曰莫危於戰莫安於守忠順王之紹封勢宜加慎土魯番之求貢理可俯容蓋欲善戰不恃兵力防患不忘武備尤集議中之要語 臣竊謂都御史唐澤當地方殘破之餘竭籌畫救補之力肅州之兵糧漸集回虜之入寇遭挫雖趙載專任肅州而非唐澤調度則莫能專行澤等不當自鳴言功者竟弗之及公論惜之肅州得捷而弗及澤假使肅州失事能不及澤乎澤



南人家屬在邊不服水土疾病呻吟有死亡者澤情  
無聊每欲䟽乞養病臣再三勸止恐不能留及一代  
替之人喜功生事輕變澤等順撫逆拒之議專恃兵  
力不尚德化流毒軍民貽患地方如前日之事雖畢  
竟罪有所歸如生靈何如地方何伏望 皇上以堯  
舜敷德格苗為心恪遵 祖宗通貢羈縻舊規不為  
羣言搖惑特 勅兵部查照唐澤等前項原奏處置  
哈密土魯番順撫逆拒事宜定為國是著於籍冊頒  
行甘肅令鎮巡官謄寫懸掛公署永為遵守仍 勅  
吏部如遇唐澤遷轉照例用北方年力精壯之人訪  
求識見如唐澤者推用接管處置則畫一之法世守  
不失而邊境永得保安矣

存君子退小人以裨

聖治䟽

浦鏞

天下之治亂關乎君子小人進退之間君子進則治  
小人進則亂此古今自然之勢也伏見 陛下於尚  
書林俊陶琰 俞允致仕而去於太監秦文復用委  
任守備 溫旨一下人心惶怖皆謂嘉靖之治猶未  
及見正德之風又將繼作聞大息者不獨臣一人也  
昔 先帝武宗初嗣帝業惑於羣小以致大臣若劉  
大夏韓文等不能安位行志而去故十數年間劉瑾  
變於先寧彬振於後小人接踵糜亂天下殘傷國本  
有不可勝言者幸 陛下入繼大統首以進君子退



小人為天下急務於尚書林俊陶琰德望係天下之公論才猷關天下之安危乃以禮起用君子可謂進矣於太監秦文等為寧彬之逆黨雄銳之羽翼乃罷遣閑住小人可謂退矣天下欣戴人心鼓舞皆謂太平之治不數年間尚可復見適者陛下圖治之心漸不克終任人之際頗乖物議罰俸貶斥既以摧折臣工樂用之意認罪回話又以阻撓大臣展布之誠政干闈宦章疏累上而不行事係貴戚觸犯一及而移怒是於君子始焉進進而終不能用於小人始焉退退而終不能遠不能遠故猶得彌縫於禁外以立實緣之謀周旋於黨內以伸援引之術臣恐將來進

之首不獨一秦文也不能用則安位行志之機既與心而相悖去國懷鄉之志必因時以自高臣恐將來去之者不獨一林俊陶琰也陰長之漸陽消之萌於此可見若林俊等今日可容其去則昔日不必起矣昔日所應起則今日可容於輕去乎秦文等今日猶為可用則昔日不必革矣昔日所應革則今日可容於復進乎臣所以惜其去者非獨為一人也為天下之治也所以恐其進者非獨為一人也為天下之亂也陛下整紛未久殷鑒不遠進退之間可無所庸心耶伏願陛下惜林俊等老誠忠愛之臣收回致仕成命仍留辦事覽給事中黃臣慎用奸邪之奏



革去秦文守備以抑奸黨自此之後親君子唯信任大臣處以優容之禮以養其德望託以心膂之責以專其任使委以施設之柄以發其器能不奪於羣小之私以撓其權不昵於貴親之恩以沮其志遠小人亟除奸惡追其引用之自以發其奸重其法律之施以詳其禁宄其要求之類以破其黨守以剛明不惑於左右之言持以果斷不搖於是非之口則小人無可乘之隙君子有樂用之志仍將臣罷黜一以代林俊之去一以快秦文之心蓋臣之待罪諫垣其有臣無臣不足為輕為重也庶幾陛下取舍之分明進退之機決而朝廷之政可清仁宗之業可光繼

述之孝不衰人心悅而天意順禎祥應而災異消太平之治可復望於今日矣

明大姦以廣言路疏

李學曾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鑒前代之失周萬世之慮不設丞相分列六部都察院以及諸司各守其職勢不相軋一切政事各自請旨奉行無敢侵越比我

太宗文皇帝始置內閣叅預機事擬議於內者官階未峻則無專擅之萌幹理於外者分職授事則無總攝之弊况太祖之設六科都給事中及諸給事中關聯六部諸司出納命令封駁章奏舉正欺弊以警畏百官外列十三道監察御史出則巡視方岳入則



彈壓百僚雖與都御史相涉而非其屬官直名某道不繫之都察院事得專達都御史不得預知也此皆聖祖建官制事防姦保治之初意所以崇耳目之司廣聰明之德其任六科十三道者亦非細也况官小則勉於其職員衆則爭於進言雖有朋黨之徒不能人人盡箝其口而結其心陰寓激勸誘掖之法甚深遠也近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彭澤奏為懲奸黨以治國體以隆新政事其所言原任兵科給事中史道與大學士楊廷和訐奏事情臣等不暇深論今但即澤所奏有乖於 祖宗成憲陰逞大奸之計中傷言官樹威立黨欲塗 朝廷耳目之司以壅蔽 陛下

聰明之德數大罪為 陛下言之夫六科為 天子親吏叙進遷轉俱跡名請 旨吏部不得預聞也考滿給由但經吏部都察院亦不得與舉置也至於御史以監察冠銜始而入道都御史不過考其刑名授職既而出巡畢必各道掌道御史參考無推奸避事情由合呈都御史題令回道管事事不盡由都御史也至於舉劾大臣建言利病見任堂上都御史當劾即劾仍回遞具劾揭帖與之都御史不敢不受是不得箝制也六科係近侍官原非都察院所可舉發十三道御史係風憲官得互相糾劾都御史本科本道掌印官原無劾奏給事中御史之言百餘年來成法



已定不知澤何所見而一旦欲紊亂紛更以重立大  
臣之威以閭奪 天子之權此其罪之大者也夫制  
亂當謹於微除奸必防其細今澤謂大姦大惡關係  
機密緊急事情方許科道官各另陳奏臣等誠不知  
其可也使奸惡而至於大事情而至於緊急亦已晚  
矣古之有國所以受莽操懿溫之禍而不能一一收  
曲突徙薪之功者奸惡大事情急雖言之無及也凡  
兩京大臣方面等官有不職者俱得劾奏或大班面  
劾及諸人有不公不法俱當劾奏此舊制也未聞必  
中外臣奸貪至於負國殃民然後科道始會本劾之  
如澤所云也我 祖宗所以許科道劾官或會章或

獨舉者正以人情好惡有偏正事勢所關有離合此  
或不言彼必言之廣進人言暗消朋黨也必如澤言  
事須會本舉劾萬一有偏執誤拘之人或奸邪儉巧  
之黨蠱惑衆聽暗主一說是科道終無劾官之舉矣  
况科道有所舉也其不被舉者必嫉之曰此市恩也  
其有所劾也被劾者豈肯安然受之必曰彼報怨也  
凡科道有言必中二者之毀是終無可舉可劾之事  
况衆人者方以全大體為自安之計假公議為弭謗  
之端凡仕宦通顯未嘗不護已短而畏人言也去年  
陛下即位斥逐羣奸而鯨鯢尤多漏網繼考京官而  
狐鼠尚爾潛身如澤之言是箝制科道明用邪術甘



蹈交結朋黨擠排言路暗邀人心之罪而不顧也夫  
以文彥博執政而安唐介之劾司馬光議法而受蘇  
軾之辯公議大體固在忠良清正亦無損也為今之  
計正恐科道不言奸雄得肆而澤顧乃謂奸邪小人  
假言責而橫行密勿大臣避嫌疑而求退上言大臣  
德政 太祖高皇帝之所深惡也澤乃歷數尚書喬  
宇等姓名而有同心協德仰承 恩命日夜憂勞期  
答 聖眷之語又盛稱大學士楊廷和等內而輔養  
聖德外而贊理庶務尤忘身家之禍福力辭定策之  
封拜甘媚權要敢為比周而不知上有 天子之尊  
為可畏下有士大夫之公論不可違逞諛詞於滿紙

舞大奸以禦直不意今日之彭澤乃敢首犯 太祖  
皇帝上言大臣德政之法不復顧也蘇頌有言二三  
大臣自相位置君君長誰任其咎臣等正以今日  
陛下春秋甚富謙讓未遑在位大臣正宜恪守 祖  
宗之成法深懲盈滿之得禍以慰縉紳之望以篤神  
明之祐而澤乃敢肆無忌憚面欺 人主欲以籍科  
道之口幸矣哉我 太祖之不立丞相也若使如澤  
等者為之臣等恐如古奸臣藏袖中不出之跡稱殿  
上畫可之旨不知何以事 陛下何以制百官何以  
自處其身矣且史道之事既以奉 旨下吏部叅看  
矣與兵部原無相干也楊廷和既已奉 旨下吏部



叅看矣與兵部原無相干也楊廷和既已自辯矣亦非與澤有掛碍也既曰不知所言何事澤不必言也廷和既訐道會救免王瓊陸完許泰等彼固以道為罪矣澤亦從而訐之曰道救免王瓊陸完許泰等而不救此三人者事在一史道况瓊乃澤之讐也吏部叅稱史道合咨送法司提問猶存大體而澤乃曰拏送法司道不足惜也啟言事得罪拏問之端則自澤倡之也給事中徐景嵩陳江以論工部左侍郎趙璜不得其言引疾相繼求去至高蹈也璜不知避安受尚書之拜章僑論之是也而澤乃目為邪佞輕佻以黨璜况僑論兵部奏擬江西功次冒濫心實銜之故

因以報僑臣等詳推澤之此舉可謂得扶同奏啟之妙術下排擠言官之毒手矣臣等歷觀兵部之事自澤受任以來奏擬事情不蒙 准允且以奏擾斥之者亦多矣彼每諉之曰 主上不見從內臣不肯依今此奏之出何 旨意諄諄一一見從也臣等詳之恐不盡出 陛下意也恐此事 陛下亦不盡知也臣等六科十三道 陛下之耳目官也廣聰明防壅蔽 陛下之所急也如知之肯令人箝制臣等於下而致 陛下孤立於上不聞天下之是非不知百官之奸正以遂朋黨之私乎書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今日之六科十三道合行事宜 祖宗之成法一一



具在也今日 陛下之命臣下辭令所貴者在嚴簡也 陛下春秋甚富謙讓未遑 臣等願當論思代言之責者事加慎重正以 陛下聖德日進回思今日之事能不一一推問某事之 旨何以如此當時何以如此則誰任其咎哉 臣等尤願 陛下聰明躬攬政柄威福不移不但知蘇頌之有禮忿田蚡之除吏而已况箝制科道正德年間自劉瑾始瑾猶知六科係 內府之官但時假 武宗皇帝之命以制之十三道御史則降 勅都察院俾御史不得徑自言事後瑾誅死該御史舒晟等奏准革止而六科之事亦題如舊不意今日文官中之彭澤乃為昔日內官也

之劉瑾內外倡和眩惑 聖明特降此旨以制言官 臣等不足惜 祖宗成法自此變更 朝廷耳目自此壅蔽朋黨奸惡自此盛行則深可懼也縱使此旨遂行 臣等六科十三道掌印官寧得罪 陛下安敢違 祖宗之法箝制同僚彼都察院吏部雖不可必其何如要之亦惟守其舊章而已是今彭澤所奉之 旨彭澤一人之所建明也伏望 聖明收回前旨察彭澤具奏之端如有附下罔上立黨行私情罪亦宜究治以懲不度之臣再乞 聖明特勅諸大臣及 臣等言官有官守者務各安其職有言責者務各盡其忠以布 朝廷之德以安億兆之民勿徒以訐



辨相高以權勢相軋壞 祖宗之典貽身家之禍再  
 照彭澤中年歷官頗有勞勛 新政之初臣等科道  
 連章舉薦誤蒙 召用不意晚節大生謬戾邊虜橫  
 行內寇崛起不能調度得宜即時逐滅方且酣飲狂  
 談招權立黨上則欲紊 祖宗設立言官之良法下  
 則欲陰庇歷年被劾不退之邪徒國是不定士論憤  
 懣臣等昧知人之鑑罪何可逃况澤言今後吏部選  
 科選道尤宜加意詢訪學行老成諳練治體者方許  
 擬授則臣等理當奪官不言可知亦望 聖明通將  
 臣等六科十三道見任者一時盡罷別任賢能以舒  
 澤之忠憤以釋臣等之夙慚臣等不勝至願

遵成憲開言路疏

汪珊

近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彭澤奏為懲奸黨以重  
 國體以隆 新政事因罪新陞僉事史道論奏大學  
 士楊廷和而波及於臣等科道聞之不勝駭愕竊謂  
 此言路開塞之機人情通鬱之會世道否泰之運  
 社稷安危之端所係甚重不敢不為 陛下陳之昔  
 唐憲宗問宰相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欲  
 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憚人以此熒惑上  
 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  
 霆之威人臣進言於上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今  
 乃欲摧抑之非社稷福也憲宗曰微御言朕不知諫



之益憲宗初雖誤於聽聞及聞李絳之言幡然後悟  
遂成中興令績臣主俱美光昭史冊誠為可尚大抵  
言路開則人情通而世治社稷以安言路塞則人情  
鬱而世亂社稷以危此理勢必然不待智者而後喻  
也在昔堯舜湯文之聖立諫鼓謗木上自公卿大夫  
下至媠御工瞽無不得諫所以明無不照而天下後  
世稱治之極迨夫漢唐盛時雖治不古若而官以諫  
名亦得各舉其職是故一時之公論以明國是以定  
而淮南之謀寢而不發佞隋之臣效忠於唐漢至王  
氏擅權惡聞其過欲重言者之罪遂成新莽之勢而  
正論之士皆結舌而不敢以上聞李林甫不欲人言

諷諭立仗之馬一鳴即斥故循默成風以言為諱因  
貽祿山之禍唐之社稷瀕危以此言之則言路開塞  
果關於天下之治亂社稷之安危否乎我 聖祖高  
皇帝灼見此弊故設立六科十三道等官各寄以言  
責之任但有見聞許具奏彈劾蓋所以開言路通下  
情以防壅蔽之禍以崇 社稷之基以杜大臣顛權  
之漸以昭 聖世平明之治 神謀遠慮可謂至周  
悉矣 陛下繼統之初發 明詔首開言路崇獎直  
言之臣天下忻忻以為 大聖人之所作為自出尋  
常萬萬澤荷 陛下眷遇之隆素負一時之望臣等  
將謂澤必導 陛下以堯舜三代之盛 祖宗成法



在所必遵不意不加詳思反導陛下以拒諫之計  
 夫史道論奏楊廷和其言之是與非自不能逃聖  
 鑑之下就使其言狂妄此特一臣之失耳夫懲羹者  
 不必吹壘畏噎者不可廢食澤乃欲因此壅塞言者  
 之路沮壞祖宗之法使科道官類不得風聞言事  
 臣等恐臺諫之氣自此而沮循默之風自此而起行  
 將畏威避禍杜口箝舌而不敢明目張膽復言天下  
 之事誰啟之耶陛下之耳目誰與寄天下之人情  
 誰與通隱伏之禍機誰與發其為壅蔽之患豈小小  
 邪澤之言曰糾劾大臣必其姦貪不職負國殃民  
 者是也然必欲會本交章則夫獨立敢言如唐介忠

憤激烈如朱雲者偶有風聞果可抑之使不言乎此  
 其不可知者一也澤之言曰選科選道尤宜諮訪學  
 行老成諳練治體者是也然必欲聽堂上及掌印官  
 叅奏則是束縛風示不欲直言之意復尋逆瑾之流  
 弊非復祖宗之良規此其不可知者二也澤之言  
 不許懷挾已私或為人市恩復怨者是也然止及於  
 四品以上則夫五品以下固不妨於懷私市恩乎此  
 其不可知者三也臣等故曰澤導陛下以拒諫之  
 計伏望皇上仰惟祖宗之成憲深鑑蒙蔽之隱  
 禍允踐近日之明詔毋怵於先入誤中之訛言如  
 蒙特降綸音收回新命仍遵祖宗朝故事許



科道官各得敷陳所見不復拘以會本以自阻塞則  
言路開而人情大慰風聲動而治化日隆矣

專信任以戒不虞疏

陳時明

切照前歲甘州兵變都御史許銘死之銘之死總兵  
官李隆為之也李隆志殺許銘造謀倡亂虐害忠良  
實天下之大惡千古之奸雄王法不宥之賊已該都  
給事中許復禮劉濟等給事中魯綸御史喻茂堅田  
麟等先後交章為 陛下言之此皆言官尊 朝廷  
惜紀綱忘顧忌攄憤懣以曉 左右也繼而巡撫甘  
肅都御史陳九疇領部咨密切訪察巡按陝西監察  
御史劉翀奉 綸音蒞治其獄二臣祇承 聖意訊

諸奸黨質諸輿人不縱不刻圖惟公平於是許銘忠  
國之心受禍之慘李隆起釁之由鼓亂之實委曲本  
末靡不悉得獄具上諸 朝 陛下下之法司詳勘  
依律以奏請奉 聖旨這事情重大還於午門前會  
同多官從公再問明白來說欽此於是府部科道等  
衙門文武之臣集於午門前稠人廣眾之地秉公覆  
審咸曰李隆法雖罹於謀殺情又涉於謀叛罪浮於  
罰法司所據惟當奉 聖旨這事情重大還差三法  
司錦衣衛堂上官各壹員前去彼處從公勘問明白  
來說各寫勅與他欽此臣愚雖無知亦竊致疑此不  
必差而復差者也 命下未幾都給事中劉濟等果



以為言內開李隆謀殺許銘之情具於楊淮等之招撫按之勘法司會問無異多官覆審相同是宜速正典刑今復差官無非多方展轉等因奉 聖旨朝廷差官勘問正欲慎重獄情公聽斷以正國法豈有遷延徇徇之意你每如何又這等來說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於此仰瞻 陛下真日月之明雷霆之威李隆之惡許銘之冤已在容光之下矣所以復差官勘問者蓋欲威斷出於 朝廷使天下凜然知畫一之法不可犯雖河西之人亦將膽落曰 天子明見萬里也雖然臣愚猶心有所未安心有未安而隱忍不言是全軀持祿之臣也持祿不忠國有常刑臣以是不

避斧鉞復瑣瑣以瞽言進嘗讀易旅之大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未具者當求其情獄已具者當致其罰也又按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於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言有司疑獄讞諸王朝未聞王朝已聽之獄下之有司也今李隆罪狀已明招擬已定無可疑議者乃復遠動有司竊以為此舉或過矣况 陛下平日所託以為股肱耳目者在內則世勲三公九卿臺諫諸臣也在外則地方撫按也今撫按已勘而不信則撫按之



臣不勝任矣甫於闕前覆審旋復差官勘問則舉朝之臣亦不勝任矣撫按不勝任使則撫按當罷去舉朝不勝任使則日日隨行朝著者此何人哉且陛下今日所差以勘問者無寧他求才智優異者以膺任使耶抑亦就其職事少閒若佐貳者以行耶向也萃數十百人於闕廷之前參訂其獄猶不稱聖意今獨以二三人於數千里之外探求巨猾秘縮鬼蜮之情又安知其果足以當聖意否耶為恐獄有冤濫薄釋註誤望降一勅旨於撫按之臣亦能上體德意若但求李隆直情往來踪跡陳九疇備詳之矣罪犯重輕劉翀差次之矣勘官之往如是而已矣雖有他能其柰之何此臣之所謂不必差官而後差者也非獨此也前日逆濠江西之變其為謀非一日說者猶以為差官勘問有以激之近聞巡按御史劉翀將及甘州五衛之衆亦嘗疑曰劉御史領涼州人馬來洗甘州遂潰散上山都御史陳九疇倉皇四出撫安仍急張告示諭以朝廷只罪首惡他人無與衆疑稍釋實以前日之變註誤者衆故畏罪者多勘官之往彼自疑曰首謀已擒勘官復來無乃搜索餘黨乎萬一激成他變誰執其咎臣又有疑李隆既為籠中之鳥必無復縱於山林之理勘官之往不與俱至甘州誰則對理若與偕行彼豈不自知惡極

臣不勝任矣甫於闕前覆審旋復差官勘問則舉朝之臣亦不勝任矣撫按不勝任使則撫按當罷去舉朝不勝任使則日日隨行朝著者此何人哉且陛下今日所差以勘問者無寧他求才智優異者以膺任使耶抑亦就其職事少閒若佐貳者以行耶向也萃數十百人於闕廷之前參訂其獄猶不稱聖意今獨以二三人於數千里之外探求巨猾秘縮鬼蜮之情又安知其果足以當聖意否耶為恐獄有冤濫薄釋註誤望降一勅旨於撫按之臣亦能上體德意若但求李隆直情往來踪跡陳九疇備詳之矣罪犯重輕劉翀差次之矣勘官之往如是而已矣雖有他能其柰之何此臣之所謂不必差官而後差者也非獨此也前日逆濠江西之變其為謀非一日說者猶以為差官勘問有以激之近聞巡按御史劉翀將及甘州五衛之衆亦嘗疑曰劉御史領涼州人馬來洗甘州遂潰散上山都御史陳九疇倉皇四出撫安仍急張告示諭以朝廷只罪首惡他人無與衆疑稍釋實以前日之變註誤者衆故畏罪者多勘官之往彼自疑曰首謀已擒勘官復來無乃搜索餘黨乎萬一激成他變誰執其咎臣又有疑李隆既為籠中之鳥必無復縱於山林之理勘官之往不與俱至甘州誰則對理若與偕行彼豈不自知惡極



罪大終難掩飾萬一萌僥倖之心同惡相助圖為邀  
劫之謀若其奸計得行不西走哈密則南走亦不勅  
矣異日誘引外患如唐之濮固懷恩於時悔之其能  
及乎蓋事久則變生勢窮則慮易固其理也臣所謂  
不必差官而復差者又以此也臣畧計差官不可其  
說有五不惜一一為 陛下陳之稽滯 天討蓄天  
下忠臣義士之憤退有私議一也河西人心甫定今  
復使之驚惶二也設有踈虞他日必為中國大患三  
也事出 獨斷臣下不與股肱耳目之臣各懷愧耻  
四也壞 朝廷覆審之例後必踵以為常五也伏乞  
陛下收回差官之 命早置李隆於法於以釋中外  
之疑於以防未然之患使天下曉然知 朝廷無負  
於死事之臣而好亂樂禍者卒不能追憲典之誅殛  
也事雖一端勸懲攸係惟望 留神省察無憚更張  
實在廷臣工之願天下忠義之願臣待罪言官妄瀆  
天聽無任戰慄之至

明公論以消私黨疏

陳講

竊見近日山東僉事史道舉大學士楊廷和不法等  
情廷和奏辯方已而尚書彭澤繼有所言科道交章  
甫畢而御史曹嘉復有所論彭澤之疏一出人曰此  
大臣之黨大臣也曹嘉之疏一出人曰此又小臣之  
黨小臣也道路喧騰聽者駭愕夫公論不明於天下



而後朋黨之說起此國步之厲階縉紳之禍阱戕元  
氣而傷太和莫此為甚也豈 聖世之所宜有而抑  
豈 宗社之福哉臣不暇遠論近考有宋天禧之黨  
以小人攻君子也慶曆之黨以君子攻小人也元祐  
之黨則以君子而攻君子矣夫號為君子而亦至相  
攻是以不旋踵而有紹聖之禍覆轍既昭後車不戒  
此何為也宋人有言曰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  
不立則私情交起又曰小人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  
黨之說噫其亦可畏也已况自 陛下踐祚以來納  
諫求賢勵精圖治然旋乾轉坤功業雖顯於無前制  
治保邦根本猶疑於未固權姦擯矣檻虎潛復噬之

威冗員汰矣死灰萌復燃之焰去歲江南大水而天  
道變於上京師地震而地道變於下盜賊橫亘於中  
原夷狄憑陵乎邊境此其何時哉大小臣工正當蹇  
躬盡瘁協志同心以承 陛下之德以建太平之基  
可也而可相忌相疑切齒秘忿倒戈自攻以快一己  
之私哉臣聞君子之處小人必有其術而其應之也  
常恐其疎彼方旁觀竊伺日夜以乘吾之隙吾大小  
相安彼此戮力脩其本以勝之猶懼其有一朝之患  
也而顧胥讒胥怨自貽其隙長彼歡呼踴躍之氣而  
啟覬覦觀望之心此何為哉譬諸泛舟風濤而舟子  
相仇舟中之人弗之利而舟外之人所必喜然不知



舟既不測招招舟子豈能免乎私忿可快而天下之  
公論可畏也臣下不足惜而祖宗之社稷可痛  
也臣又聞內閣者重地也成祖文皇帝設為是官  
定秩五品仁宗以後隆以師保其任尤重蓋國  
初章疏日簡總覽在朝廷其勢不得不輕後世機  
務日繁而擬票付臣下其勢不能不重勢有可輕而  
不必於重是以儒生堪視草之司勢有可重而或失  
之輕是以逆瑾恣專權之禍曉事者斷知其位不可  
一日而少虛權不可一日而少假也臣見曹嘉舉劾  
之後內閣大臣乞休家居或稱疾不出開閣二日擬  
票由中履霜滋堅冰之萌大阿授倒持之柄是徒知

人言可避而不知大柄之不可移徒知他日責有  
歸而不知今日漸不可長也慮變謹微奉公體國者  
固如是哉夫朝廷者衆正之本原是非之衡鑑伏  
望陛下清心觀理虛已察言明治亂之歸審邪正  
之辯大奮乾斷主張公議勅下大小臣工念茲  
時勢之艱各效公忠之義和衷合德同寅協恭為大  
臣者推信布誠持廉秉直廣弘人之度勿以直言而  
見疑竭體國之誠勿以浮議而自阻為小臣者以官  
為守務有嚴而有恪以言為責務公是而公非任天  
下之重而無忌小嫌先國家之急而顧惜大體必使  
衆言矛盾折衷於聖心人情好惡會歸於皇極



國論與輿論不相異同公議與私議無所抵牾秩分以相安同心有斷金之利交歡以相濟刎頸乎許國之盟緣偽朋以樹黨者自撤其私門剝激論以惑人者自消其幻術宮中府中無畛域之分南司北司無水火之反如此則棟梁榱桷遂適用之宜耳目股肱安一體之義君子有所恃而自與彈冠之慶小人有所畏而不復染指之萌以精明之治功成渾厚之治體以臣工之和輯致國家之治安其為宗社之福莫大矣仍乞陛下詔楊廷和等急出供職以終太平之功將史道薄示罪罰以昭含弘之治也臣不戰慄懇祈之至

採輿議以定大計彌遠患疏

曾忬

近該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等題稱南京外守備事權太重積威所劫愚民死心承順武臣恣肆捶楚平民被殺無敢訟寃又稱留都遠隔江淮將臣權重人畏可為寒心乞要查照永樂正統年間例更用等因荷蒙 采納下公卿群臣集議隨該兵部尚書王憲會同武定侯郭勛吏部尚書汪鉉等議得守備權任委實太重乂任不易原非定規守備魏國公徐鵬舉合行令自陳嗣後公侯伯賢者一體推代則事權不偏重地方獲安平矣 廷議既上衆且喜且懼以此為國家數十年所當議者先是臣工寡所深慮



今 聖哲英斷固相濟相成之幾也然又以鵬舉世  
緣勲廢貨富無倫中外寵要多所交識公侯勲戚半  
屬婚姻勢盛基固恐未易動搖既伏奉 俞旨衆迺  
加額嘆曰真大哉 聖人也圖永燭微燕翼垂裕固  
宗社生民無疆之休也及鵬舉自陳兵部覆議題奉  
聖旨徐鵬舉不准辭還着照舊管事欽此群工迺相  
驚愕竊惟諸臣忠謀非一人私議 陛下業已已知  
迺今忽異 前旨 聖謨淵深固非臣等所能測識  
然是議也 臣忤叨陪末議竊見諸臣憂深慮遠之意  
似有未盡徹于 聰睿者敢繹陳其議惟 陛下赦  
其萬死而垂 聽焉竊聞談徙薪之計於火未及燃

之時則主人徒駭而不見聽論危亂之禍於清明全  
盛之朝則明主固疑而不蒙察何也變固未形而事  
未易逆觀也然而忠臣哲士往往先事而陳憂未亂  
而揆策者誠知夫過微之力易而圖著之功難也漢  
文之際諸侯王賓貢以時可謂治安矣賈生迺逆慮  
其強大難制請分其地而損抑其權至於痛哭流涕  
文帝迂生之言而不能用卒之七國並起幾危漢室  
迺知逆計先見雖聖哲有遺明而鑒往知來則迂士  
有時曲中也惟 聖明御極群工效忠徐鵬舉以庸  
才叨靈寵微力重負將免過靡違而安敢有他志  
廷議所云固非慮鵬舉之有他亦非謂徐氏不當典



兵慮徐氏不當世世典兵耳昔周成王大封諸侯分土建國至厚也命之曰共夾衛王室萬葉子孫無相為不和至明也其所命功臣又皆太公周召之徒至忠也卒之諸侯強大竟以弱周此豈成王命建之初志亦豈呂召所望於後人者哉成王不能得於呂召之子孫而今欲厚望於徐氏之後亦難矣惟留都古江左建康金陵也長江天險昔人所勝三國五代世爭都焉故往昔豪傑圖形勝以得志於天下則必以金陵為意又况我皇祖開基創業根本之地哉此豈可以他姓世典之乎古者畿內之地天子自治之置卿大夫佐焉畿外之地則以分封諸侯留都雖

遠在東南非今日所都宗廟社稷宮闕百官器具也是即王畿地矣迺今徐氏得世世典之陛下雖非錫之士徐氏固隱若有南畿民矣且奉命守土固得假陛下之威福而誅賞之也彼民愚無知徒見威福之柄徐氏世操之而其父祖子孫又世為徐氏隸是故虐使之則畏附而不敢有辭惠恤之則感恩懷德牢結而不解夫世兵之臣為衆所畏附與大得衆心者皆古人所忌是故其仁其暴皆非國家之利也陛下世有天下徐氏世典南畿兩都相望徐氏與陛下相世甚非所以明嫌遠福尊君卑臣之道也且國家分建之制世祿而不世其土世



爵而不世其權是故親王得世食其地不得職民而典兵功臣得典兵職民然更推迭用或朝拜而夕奪之不得歷世長任久而不易也是故臣無逆節而君無叛刑今徐氏世爵世祿與親王及諸功臣同而世世典兵職民獨與親王及諸功臣異則徐氏固尊於親王而重於諸功臣矣京師陛下所垂衣而親御之者也團營兵柄諸功臣猶數易歲更無得世任者留都遠在數千里外廼使一姓世典之縱不有後憂亦非所以一制而同軌也周之東郊猶今之南畿也東郊固周公君陳畢公相繼保釐未聞世世傳之子孫而不易也且國家初制不啻十

南都士大夫雖心知之然無敢私議者况敢為陛下言乎夫為徐氏而忍負陛下非忠也故敢冒萬死進愚說焉伏惟聖明矜其狂而寬其死臣無任恐懼願望之至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升志聖賢之至

萬民赴焉如渴飲水

下公言乎夫為餘力而恐負其望

南藩士大夫難心味之然無如深藉肯也類焉

欽定



